

中國科學會 第一卷

人 人
間 間
詞 詞
話 話
合 合
刊 刊



人人

人間
人間



合刊

廿四年二月一日

史購於沙坪



弁言

王國維（靜安）先生之人間詞話，久爲文壇所稱譽，良以其所見卓絕而語語皆繁也。戰前北平有單行本行世，且又有箋註本，而今則已絕難覓得。平素愛好是書，來渝後，輾轉於友人處假來一本，如獲不寶，手錄一過，并又從王公遺書外編之茗華詞及人間詞甲乙稿，輯錄其詞凡一百一十一首，以自欣賞。友人見而責我以自私，謂何不公諸同好，乃謀付之印刷。顏之曰人間詞話人間詞，蓋人間詞話者乃先生對於詞之理解，亦卽其詞之創作之基礎也。以詞話證其詞，以詞證其詞話，兩者合刊，相得益彰矣。

人間詞話

詞以境界爲最上。有境界則自展高格，自有名句。現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。

有造境，有寫境，此理想與寫實之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頗難分別，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。有有我之境，有無我之境。「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」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。」有我之境也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「寒波澹澹起，白鳥悠悠下。」無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故不知何者爲我，何者爲物。古人爲詞，寫境我之境者爲多。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，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。

無我之境，人唯于靜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動之靜時得之。

故一優美，一寒壯也。

自然中之物，互相關係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，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。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。又雖如何虛構，環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，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。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。

境非獨謂景物也。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否則謂之無境界。

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，「著」一鬧字而境界全出。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，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。

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。一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，何遽不若「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」？「寶簾閒挂小銀鈎」，何遽不若「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」也？

歐陽修詩話謂「盛唐諸公唯在興趣，羚羊挂角，無跡可求。故

其妙處透澈玲瓏，不可湊拍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影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一余謂宋以前之詞，亦復如是。然滄浪所謂興趣，阮亭所謂神韻，猶不過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。

太白純以氣象勝，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，寥寥八字，遂關千古登臨之口。後世唯范文正之「漁家傲」，夏英公之「喜遷鶯」，差足繼武，然氣已不逮矣。

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，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。劉融齋謂飛卿精豔絕人，差近之耳。

「畫屏金鷓鴣」，飛卿語也，其詞品似之。「絃上黃鸝語」，端已語也，其詞品亦似之。正中詞品，若欲於其詞句中求之，則「和淚試嚴妝」殆近之歟。

南唐中主詞「菡萏香銷翠葉殘，西風愁起綠波閒」，「大有衆芳

無穢，美人避暑之感。乃古今獨賞其一細雨夢回雞塞遠，小樓吹徹玉笙寒」。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溫飛卿之詞，句秀也。韋端已之詞，骨秀也。李重光之詞，神秀也。

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。周介存置諸溫、韋之下，可謂顛倒黑白矣。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」，「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間」，金荃、浣花能有此氣象耶？

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宮之中，長于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，亦卽爲詞人所長處。

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，愈變化，水滸傳、紅樓夢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，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

尼采謂一切文學，余愛以血書者。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。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，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，而堂廡特大，開北宋一代風氣，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，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。

正中詞除鶯鶯踏枝菩薩蠻十數闋最煊赫外，如醉花閒之「高樹鶯啣巢，斜月明寒草」，余謂韋蘇州之「流螢渡高閣」，孟襄陽之「疏雨滴梧桐」，不能過也。

歐九浣溪沙詞「綠楊樓外出秋千」，晁補之謂只一出字，便後人所不能道。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柸詞「柳外秋千出畫牆」，但歐辭尤工耳。

梅舜俞蘇幕遮詞「落盡梨花春事了，滿地斜陽，翠色和烟老」。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。余謂馮正中玉樓春詞「芳菲次第

長相續，自是情多無處足，尊前百計得春歸，莫爲傷春眉黛促」，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。

人知和靖點絳脣，舜俞添幕遮，永叔少年游三閩爲詠春草絕調，不知先有正中「細雨濕流光」五字，皆能攝春草之魂者也。

詩兼葭一篇最得風人深致。晏同叔之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，意頗近之。但一灑落，一悲壯耳。

「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」，詩人之憂生也。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似之。「終日馳車走，不見所問津」，詩人之憂世也。「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車繫在誰家樹」似之。

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：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，此第一境也。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」，此第二境也。「衆裏尋他千百度，回頭暮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」，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。然

讀此意解釋諸詞，恐妄、歐諸公所不許也。

永叔「人閒自是有情癡，此恨不關風與月，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與東風容易別」，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

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、小山古之傷心人也，其淡語皆有味，淺語皆有致。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。小山矜貴有餘，但可方鶯子野、方回，未足抗衡淮海也。

游詞境最為凄惋，至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，則變而為淒厲矣。東坡賞其後二語，猶為皮相。

「風雨如晦，鷓鴣不已」，「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，霏雪紛其無垠兮，雲霏霏而承宇」，「樹皆秋色，山山盡落暉」，「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裏斜陽暮」，氣象皆相似。

昭明太子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王無功稱薛收賦韻趣高奇，詞義晦遠，嵯峨蕭瑟，真不可言。

詞中惜少此一種氣象，前者唯東坡，後者唯白石，略得一二耳。

詞之雅鄭，在神不在貌。永叔少游雖作豔語，終有品格，方之美成，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。

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、秦，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，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。但恨創調之才多，創意之才少耳。

詞忌用代替字，美成解語花之「桂華流瓦」，境界極妙，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。夢窗以下，則用代字更多。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則語不妙也。蓋意足則不暇代，語妙則不必代。此少游之「小樓連苑綉鞦韆鞍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。

沈伯時樂府指迷云：「說桃不可直說破桃，須用紅雨劉郎等字；說柳不可直說破柳，須用章臺灞岸等字。」若唯恐人不用代字者。果以是爲工，則古今類書具在，又安用詞爲耶？宜其爲提要所譏也。

美成青玉案詞「葉上初陽乾宿雨，水面清圓，一一風荷舉」，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。覺白石念奴嬌，惜紅衣二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。

東坡水龍吟詠楊花，和均而似原唱，章質夫詞，原唱而似和均，才之不可強也如是。

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。邦卿雙雙燕次之。白石暗香、疎影，格調雖高，然無一語道著，視古人「江邊一樹垂垂發」等句何如耶？

白石寫景之作如「二十四橋仍在，波心蕩，冷月無聲」，「數峯清苦，商略黃昏雨」，「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」，雖格韻高絕，然如霧裏看花，終隔一層。梅溪、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。北宋風流，渡江遂絕，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？

問隔與不隔之別。曰：陶謝之詩不隔，延年則稍隔矣；東坡之

詩不隔，山谷則稍隔矣。「池塘生春草」，「空梁落燕泥」等二句，好處唯在不隔。詞亦如是。卽以一人一詞論，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闕云：「闌干十二獨凭春，晴碧遠連雲，二月三月，千里萬里，行色苦愁人」。語語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。至云：「謝家池上，江淹浦上」，則隔矣。白石繫樓吟：「此地宜有詞仙，擁素雲黃鶴，與君遊戲。玉梯凝望久，嘆芳草萋萋千里」。便是不隔。至「酒祓清愁，花消英氣」，則隔矣。然南宋詞雖不隔處，比之前人，自有淺深厚薄之別。

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」「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。不如飲美酒。被服紈與素」。寫情如此，方爲不隔。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」。「天似穹廬，籠蓋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。風吹草低見牛羊」。寫景如此，方爲不隔。

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。惜不于意境上用力，故覺無言外之味，絃外之響，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。

南宋詞人，白石有格而無情，劍南有氣而乏韻，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，唯一幼安耳。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，以南宋之詞可學，北宋不可學也。學南宋者不祖白石，則祖夢窗，以白石、夢窗可學，幼安不可學也。學幼安者率祖其粗曠滑稽，以其粗曠滑稽處可學，佳處不可學也。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，有境界；卽以氣象論，亦有倜儻波于青雲之概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？

東坡之詞曠，稼軒之詞豪。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，猶東施之效顰心也。

讀東坡、稼軒詞，須觀其雅量高致，有伯夷柳下惠之風。白石雖似蟬蛩塵埃，然終不免促狹下。

蘇、辛詞中之狂，白石猶不失爲鎗，若夢窗、梅溪、玉田、草

窗、中簾翬，面目不同，同歸于鄉愿而已。

稼軒中秋飲酒達旦，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曰：「可憐今夜月，向何處，去悠悠？是別有人間，那邊才見，光景東頭」。詞人想像，直悟月輪遶地之理，與科學家密合，可謂神悟。

周介存謂「梅溪詞中不用偷字，足以定其品格」。劉融齋謂「周旨蕩而史煮食」，此二語令人解頤。

介存謂「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，搖蕩綠波，撫玩無極，追尋已遠」。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實無足當此者；有之，其「隔江人在雨聲中，晚風菰葉生秋怨」二語乎。

夢窗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，曰：「映夢窗凌亂碧」。玉田之詞，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，曰：「玉老田荒」。

「明月照積雪」，「大江流日夜」，「中天懸明月」，「黃河落日圓」，此種境界，寧請千古壯觀。求之于講，唯納蘭容若塞社

之仰如長相思之「夜深千淚燈」，如夢令之「萬帳穹廬人醉，星影搖搖欲墜」，差近之。

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

陸放翁跋花間集，謂「唐宋五代詩愈卑，而倚聲輒簡古可愛。能此不能彼，未可以理推也。」提要駁之，謂「猶能舉七十斤者，舉百斤則蹶，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。」其言甚辨。然謂詞必易於詩，余未敢信。善乎陳臥子之言曰：「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，故終宋之世無詩。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勅于中，而不能抑者，類發於詩餘，故其所造獨工。」五代詞之所以獨勝，亦以此也。

四言敝而有楚辭，楚辭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詩敝而有律絕，律絕敝而有詞。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套。豪傑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，以自解脫。一切

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，皆由于此。故謂文學後不如前，余未敢信。但就一體論，則此說固無以功也。

詩之三百篇、十九首，詞之五代、北宋，皆無題也。非無題也，詩詞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。自花庵、草堂每調立題，并古人無題之詞亦爲作題。如觀一幅佳山水，而卽曰此某山某水，可乎？詩有題而詩亡，詞有題而詞亡。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。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，其辭脫口而出，無矯揉妝束之態，以其所見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詩詞皆然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無大誤矣。

人能于詩詞中不爲美刺報贈之篇，不使隸事之句，不用粉飾之字，則于此道已過半矣。

以長恨歌之壯采，而所隸之事只小玉變成四字，才有餘也。梅村歌行，則非隸事不辦。白吳優劣，卽于此見。不獨作詩爲然，填